

主编 贺挺
副主编 李振声 赵晓亮

甬流七千年



宁波出版社

风流七千年

(上)

主 编 贺 挺

副主编 李振声 赵晓亮

宁波出版社

《风流七千年》编辑委员会

顾问 邵孝杰

主任 贺挺

副主任 岑申

编委（按姓氏笔划）

王险峰 李振声 岑申

陈蔷娥 罗悦明 贺挺

赵晓亮 董有华 程金布

序

余秋雨

以往在研究中华文明的时候，人们较多地把目光停留在内陆，特别停留在黄河流域。相比之下，对于沿海地区，对于长江流域，关注较弱。现在，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在这个变化中，宁波的地位越来越显得特殊。它置身万里长江之尾，又是紧贴大海的重要港城，因而成了长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交汇点。

这样一个水气淋漓的交汇点凭着它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和交通的便利，很自然地拥有着自河姆渡文化开始的肥沃丰饶的文明生态，无数智慧的头脑在这里运思，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都令人瞩目；但是，它注定又是民族兴旺和屈辱的一个吞吐口道，一个东南沿海极敏感的神经枢纽。中华大地和国际海域在这里对接，多种文明方式

和社会观念在这里涡旋，不管是保守还是开放都把这里视作前沿。

历史给过宁波许多名称，鄞、鄮、句章、明州、余姚郡、庆元……，直到1381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正式定名为宁波府。“海定则波宁”，这是中华民族对于海洋文明的一种多么虔诚的祈福！祈福中带有一点陌生和恐惧，也带着几分雄心、几分诗意。在我的印象中，宁波地区虽可上溯七千年，但在获得宁波这个名字之后似乎也同时获得了某种文化自觉，逐渐变得更加重要起来。自明代以来，这一带学术精深、风气开化、经济发达、外贸频繁，1842年被辟为“五口通商”之一，引起海内外的广泛注意。新的悲欢与悠久的历史连结在一起，成了中华版图中故事很多的一个地方。海没有定，波没有宁，但是有关宁波的故事却验证着中华文明在沿海地区的独特形态的巍然自立，一种远年的祈福变成了颇有信心的生存方式。

在宁波的种种历史故事中，最响亮的大概属于三个方面：一是有关源远流长的文献名邦，二是有关闯荡四海的宁波商帮，三是有关充满气节的斗争风范。这三方面组合在一起，使宁波的整

体人格水平比较健全。这种整体人格水平，既然形成了漫长的历史，那么也需要获得历史性的延伸。所谓延伸其实也是筛选，根据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程来选择其中足以开拓未来的积极成分，发扬光大。这不仅对于宁波本身，而且对于一切想与宁波建立各种关系的海内外其他地方，都极为重要。正是基于这种文化使命感，宁波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套以故事形式讲述宁波历史的书《风流七千年》，相信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宁波是我的故乡，作为一个漫步天下的游子，我能体会其他无数游子在世界各地关顾故乡的殷切目光。因此我还相信，这套书也会获得他们的喜爱。

由于编写时间匆促，编写人员众多，全书当然也会存在一些粗糙角落，这是需要在征求广大读者意见后认真改进的。为此，编著者要我在序言中向读者致意，希望读者多提意见。

是为序。

1995年9月25日于上海。

目 录

序 余秋雨 (1)

· 古 迹 名 胜 篇 ·

1. 河姆渡文化遗址 (3)
2. 天一阁 (10)
3. 保国寺 (20)
4. 天封塔 (25)
5. 鼓楼 (30)
6. 白云庄 (39)
7. 朱贵祠 (44)
8. 梁山伯庙 (53)
9. 它山堰 (58)
10. 妙高台 (65)
11. 上林湖越窑遗址 (68)
12. 招宝山 (73)

13. 天童寺	(80)
14. 阿育王寺	(89)
15. 七塔寺	(102)
16. 雪窦寺	(105)

• 古代名人篇 •

1. 严子陵与“客星”	(111)
2. 虞翻精研《易经》	(115)
3. 阚泽勤学乡里	(118)
4. 虞喜首知“岁差”	(122)
5. 虞世南像挂凌烟阁	(125)
6. 知礼为日僧答疑	(129)
7. 史浩为政宽厚	(132)
8. 张孝祥状元及第	(136)
9. 魏杞为国守忠节	(140)
10. 杨简与“杨公河”	(143)
11. 黄震守礼重气节	(146)
12. 王应麟著《三字经》	(151)
13. 胡三省苦撰《注音》	(156)
14. 祖阐扶桑弘禅学	(159)
15. 方孝孺不畏灭十族	(162)
16. 慎用刑律的陆瑜	(166)

17. 文武兼备的王守仁 (169)
18. 杜槐卫民捐躯 (175)
19. 吕天成与《曲品》 (177)
20. 黄尊素勇赋《绝命诗》 (181)
21. 朱舜水传学东瀛 (187)
22. 大明孤臣钱肃乐 (193)
23. 浙东史学鼻祖黄宗羲 (200)
24. 沈光文传文台湾岛 (211)
25. 张煌言尽忠官巷口 (214)
26. 万斯同布衣修《明史》 (221)
27. 一代史学家全祖望 (227)

古迹名胜篇

河姆渡文化遗址

距宁波市中心 20 公里的四明山麓，有一座古雅庄重的建筑，国家主席江泽民为此作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题字。

河姆渡遗址，在宋代称黄墓渡，因秦末汉初“商山四皓”之一的黄公墓葬在附近的山上而得名。因这里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一个村落的遗址，被国内外学者公认为长江以南年代最早的文化遗址，总面积约为 4 万平方米。

河姆渡文化遗址是 1973 年当地农民在附近建造翻水站时偶然发现的。1973 年和 1977 年，国家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发掘，在 3000 平方米的探方面积中获得了大量珍稀实物，经碳化测定，距今已有 7000 年左右历史，比黄河流域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历史还要早一些，被世界考古界公认为

“河姆渡文化”。

据考古工作者考证，在距今 8000——9000 年以前，河姆渡一带还是一片汪洋大海。随着海水逐渐退走，形成了滨海平原。宁波人的祖先就在这块滨海平原上安家落户，劳动生息。当时在这块平原上，有沼泽，沼泽中有菱角、芡实和莲藕；湖泊中有野鸭、大雁、鳄鱼、乌龟等飞禽走兽在自由觅食；在林莽间，则有虎、熊、象、犀牛、四不像等动物潜伏出没。河姆渡人在这块富饶的平原耕作、狩猎、繁衍、生息……这些并非人们凭空想象，而是被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大量实物所充分证明。

河姆渡遗址由四个相继叠压而又有内在联系的文化层组成。总厚度约四米，第一文化层距今约 5000 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 5600 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 6000 年，第四文化层距今约 7000 年。经过 1973 年和 1977 年两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从总面积约 2000 平方米的几十个探方里，发掘出了大量种类齐全的石、骨、木、陶、玉等各种质料制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工艺品以及木桨等 6300 余件。宁波的先民们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河姆渡文化，证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

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摇篮。

在河姆渡遗址里，发掘出了一座 100 多平方米的干栏式长屋。它用四排排列整齐的柱木，打入土中 0.5—1 米作为屋基。屋内铺设着密不透风的地板距地面约一米；屋架中的栓、梁、枋、檩等构件大多用榫卯相接；在木构件上还有雕刻装饰；席箔和茅茨盖在屋顶椽上。这座长屋可能是一个氏族家庭的住屋。这座建筑物的出土，证明早在 7000 年前，在河姆渡这块土地上，已经建筑起了技术高超工程浩大的民居。这是中国古代高超建筑艺术的珍贵实物，比《韩非子·五蠹篇》所记载的“有圣人作，构木为巢……号曰有巢”还要早几千年。

河姆渡遗址濒临滔滔的姚江，是一块肥沃的平原，有制作石、木、骨器的取之不尽的原材料，具有优越的农耕条件。在遗址中发掘出了大量的稻谷遗物，其中有 20—80 厘米厚度不等的秕谷、谷壳、谷粒及稻根、稻秆、稻叶的堆积层。稻谷、稻秆、稻叶刚出土时呈金黄颜色，外形完好，杆子挺硬，甚至在稻谷壳上的纹脉也清晰可见。经科学家鉴定，这是一种人工栽培的稻谷，与现代籼稻相似，是现代水稻的祖先。这在已发现的新

石器时代遗址中绝无仅有，填补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有梗无籼”的空白。它证明河姆渡是世界种植水稻最早的地方，是世界种植史上人工育稻的发源地之一。比传说中的“神农”时代种植稻谷还要早 2000 年。

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许多木制工具和器皿。其中有使用天然漆涂成的漆木碗和漆木筒，证明我国使用天然漆已有 7000 年的历史。漆木碗大小类似现代盛饭的小碗，为几瓣瓜棱形状，外表像一只扁圆的小瓜，可装食物，漆碗为鲜红色，碗底部有圈足。漆木筒为棕褐色中泛出一种金黄色，形状似毛竹筒，两头挖空。筒外表被磨得滚圆，表面十分细腻。这两件木器珍品，在我国漆木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上也属罕见。

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骨雕和象牙雕最引人注目。象牙雕有构图简朴、线条流畅的“双头鸟”、“双凤”等等。骨制的哨有 160 多件，长度一般在 10 厘米左右，两头直通，中间镂有一孔、二孔、三孔、四孔不等的小孔，最多的镂有 6 个孔，是用禽类动物的肢骨做成的。大多数骨哨可作笛子演奏，多孔的骨哨可以吹出高昂脆亮的声音，而且能吹出完整的 7 个音阶，至今仍能吹出动人的

乐曲。它作为笛子的前身，是世界管乐器之祖。有人曾用动物骨仿制河姆渡出土的骨哨演奏，令听者似醉如痴。

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纺织工具，如各种大小规格的骨针、骨匕、木刀、木匕、木卷布棍、小圆木棒、骨机刀、木经轴、木质和陶质的纺轮等，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纺织工具，展示了河姆渡人原始纺织业的先进和繁荣。也说明 7000 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不用树叶、兽皮保暖，而是用植物纤维纺织，用骨针缝制衣服了。

在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了 6 支木桨。这些木桨与现代行驶在河流湖泊中木船上的木桨没有多大差别，且制作很精细。其中有一支木桨刻满横竖斜线组合的图案，比较美观。从全国已发现的木桨中，这是一支最古老的木桨。这支木桨的发现，足以证明，宁波的先民，早在 7000 年前就已经向江河湖海进军了。

在河姆渡遗址中，还发掘出了大量的禽兽遗骸，有虎、熊、猴、鹿、麋、猪、羊、牛以及象、犀牛等，多达 50 余种。同时还发掘出了数量众多的骨镞（即箭头）、骨锥、石球、陶弹丸等，骨镞十分锋利，能穿透皮肉。这些遗骸和狩猎工具，

不仅证明狩猎和捕捞在河姆渡人当时的经济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还证明当时的宁波是一个气候温热，雨量充沛，灌木丛生，禽兽众多的地方。

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工艺饰品，令现代人对 7000 年前的河姆渡人惊叹不已。在出土的人体装饰品中有玉块、玉璜、玉珠、玉环等，多用莹石制成，晶莹可爱；还有用虎、熊、野猪等牙齿制成的佩挂饰品和两件象牙雕刻的骨匕。象牙骨匕设计奇巧，刻工精细，轮廓清秀，实属罕见。这些象牙、骨质的雕刻，刀法细腻，棱角清楚，线条流畅。有一个用象牙雕刻成的蝶形器，质地光滑，形状活似一只平展双翼的蝴蝶；在一个象牙小盅上刻有小蚕爬行的花纹，说明当时的人们可能已经种桑养蚕了。在一些骨质雕刻中，则刻有图状美观的双鸟纹，给人以较高的艺术享受。在当时的条件下，以原始的工具创作出如此妍丽的作品，令人拍案叫绝。在出土的陶器艺术品中，有不少是儿童的玩具，如陶釜、陶盘、陶盅、陶猪、陶羊等等，维妙维肖，玲珑可爱。这众多艺术品，足以证明河姆渡人的聪明才智和旺盛的创造力、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对精神生活上的热烈追求。